



晓剑的小说素来自觉地朝着可读的路子迈进,因为他深省“小说不好看,对于读者和作者实在都是一件痛苦之事……”他甚至在《创作谈》中开宗明义地说“我力图写一部好看的小说……”晓剑这样说,也是这样做——而且是踏踏实实去做。近日由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知青文库》中,收入海南作家晓剑的知青文学作品《青春肆虐的河谷》、《世界》、《占领曼哈顿》,再度成为他践行理想的见证。

海南周刊:最近,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您的知青文学系列作品——《青春肆虐的河谷》、《世界》、《占领曼哈顿》,新近出版的这三部知青文学作品,据说原名为《中国知青秘闻录》、《中国知青忏悔录》和《中国知青海外录》。最近集结再版有何历史机缘和时代意义,对当代有何借鉴作用?

晓剑:《世界》是1983年《收获》杂志头条发表的长篇小说,由于反响巨大,发表后即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首印即达20万册;两年后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加上《现代人》杂志头条发表的中篇小说《长河》及《黄河》杂志头条发表的中篇小说《逆行》合为《一代人的情歌》出版。来海南以后,我又创作了长篇小说《中国知青秘闻录》和《中国知青在海外》,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98年,所谓知青运动30周年的时候,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中国知青忏悔录》(也就是《一代人的情歌》)、《中国知青秘闻录》、《中国知青海外录》(也就是《中国知青在海外》)的书名出版。此次武汉大学出版社大规模出版中国知青文库,正视历史,追忆青春,反思荒唐,继往开来是首要的意义,也是当代文学活动的一个重大工程。

海南周刊:大约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为界,知青文学很明显从追怀青春理想的感伤主义,转向了客观冷静、历史实录与理性批判。您的作品归属在哪类,您怎么看待自己的作品在知青文学中的地位?

晓剑:严格地说,我1970年代初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就是知青题材,中国第一部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是由我编剧的,大型电视片《与共和国同行》也是我撰稿的,还有在此次中国知青文库出版前最大规模的知青文学精品文库(5卷本)是我主编的,另外我还有《青春梦幻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等知青长篇小说和《红土高原的童话》(《人民文学》杂志1987年12期头条)等数十部知青中短篇小说发表,这应该算是对知青文学的贡献,而地位不敢妄言,归类也很难把握。至于知青文学本身,肯定随着对历史研究的深入而与时俱进,其早期与伤痕文学为伍,后又在理想主义的旗帜下讴歌一代人的青春,随着社会心态的浮躁,知青文学沉寂了一段时间,我认为现在确实是该回归理性的时候了,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记录知青岁月的真实心路历程是首要任务,至于真正能够塑造出经得起年代考验的知青文学人物还为时尚早,但这一直是我努力的方向。

海南周刊:您曾说过,“小说不好看,对于读者和作者实在都是一件痛苦之事……”峰回路转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生动逼真的细节,是您的小说的特点,您的知青小说中也不例外,这几部知青小说中您比较满意哪一部小说?其中的代表性知青人物典型有何特点?

晓剑:以小说的基本规律而言,好小说一定要建立在好故事的基础之上,否

## 晓剑·知青生活是我文学创作的源泉

文 / 海南日报记者 梁昆

40多年来,知青文学经历了“呼唤人性”、“反思历史”、“重塑知青精神”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罕见的知青作家“群星灿烂”现象,诞生了一大批具有思想深度的知青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成为当代文学的华彩乐章,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引起国内外文学批评界的高度关注。为了全景式地展示40多年来,中国知青文学的丰硕成果和中国知青文学的发展历程,武汉大学出版社近期推出百集《中国知青文库》,其中第一套30余位知青作家的33本作品已经出版发行,海南作家晓剑的《青春肆虐的河谷》、《世界》、《占领曼哈顿》被收入其中。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世界》封面

则,无法阅读,而无法阅读的小说,你再读有多少高深的思想和多么宏大的历史背景,也于事无补。海南刚建省时我创作的长篇小说《海南大亨》(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出版),是描述建省办大特区热潮的,也是海南第一部塑造海南人形象的长篇小说,男主人公是一个留在海南岛的知青,我便是用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及起伏跌宕的情节来表现热潮中的冷思考,在荡气回肠间传递出忧患意识,海南发展的历史证明了我书中的预言不是谣言。此次再版的三部知青长篇小说也遵循了我一贯的创作原则,把历史和人物种植于好看故事的肥沃土壤中,让其能够尽量有长久的生机。以我个人的评价,《世界》和《青春肆虐的河谷》要优于《占领曼哈顿》,《世界》中的吴大路、陆明水、水宇天和《青春肆虐的河谷》中的杨之洋都可以算是知青群体中的典型人物。他们是偏执的理想主义者,在灾难的面前,首先把自己送上祭坛。

海南周刊:您觉得哪些知青作品的组合,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知青文学的组合?

晓剑:站在今天的视野来观照,《本次列车终点》、《今夜有暴风雪》、《黄金时代》、《有一个美丽的地方》、《黑骏马》、《桑树坪纪事》、《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棋王》、《中国知青梦》、《中国知青部落》及本人的《世界》等知青文学,基本可以展现知青文学的整体轮廓。

海南周刊: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虽谈不上“感天动地”,却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您自己也是在云南插队的知青,您个人的这段经历,对您的创作生涯有什么样的影响?

晓剑:任何个人生活都是与历史无法分割的,无论他是作家或从事什么其他的职业。我想说的是,作为有知青经历的一代人,可以有知青情结,但不能异化为自恋情结。因而,知青生活是我文学创作的源泉之一,但我也要将其延伸和拓展。

海南周刊:作家梁晓声认为,“知青文学记录了中国特殊时代特殊群体的特殊心路,相当一部分知青在他们是小青年甚至未满十八岁时就离家千里被迫加入一个行列,到他们完全陌生的一个所谓广阔天地里,有精神迁徙的意义”。您怎么看待知青文学的本质特征?

晓剑:我想引用前几天我对电视剧《知青》评论中的结束语回答这个问题:电视剧《知青》引出的不仅是对于电视剧本身的讨论,更多的是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段历史的争执。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有文化的年轻人上山下乡到农村当农民,可以是成功的个案,但不能成为一个民族的模式,数千万人或主动或被动走过了知青岁月,这绝不是理想之途!知青文学的本质特征也应该如此。■



《青春肆虐的河谷》封面



同济大学出版社  
《民间影像》封面

## 旧时月影入梦来

文 / 本刊特约撰稿 姜浩峰

“相比官方,民间记忆总来得丰富而鲜活。《民间影像》(第一辑)就是这样一本书,它比《老照片》更见编辑功力,也更有纲领,密度很高。”上海作家沈嘉禄如此评价的,正是同济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民间影像》(第一辑)。

这本二百五十多页的丛刊,内容相当丰满,既有大历史的瞬间,又有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首度发表了一批珍稀历史影像,如日寇修复钱塘江大桥的开工仪式,1860年代的外滩、鼓浪屿,圣玛利亚女校的奠基仪式、唐山地震时的古建筑损毁情况,著名画家陈逸飞早期的工作照,1964年的大寨、顾准在1957等。充满了历史细节和现场感。

91岁的杨小佛先生撰写的《八一三弃家记》,记录了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前一天的活动,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切片;70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深刻影响了1949年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98岁的于敏老人撰文回忆当年参加会议的点滴细节;《我所知道的林继庸》介绍了当年担任十九路军技术顾问及1937年组织战时企业内迁的幕后英雄;《重访〈战斗在古长城〉拍摄地》,是著名摄影师沙飞的女儿亲历这幅抗战史上著名作品的拍摄现场,发现了过去不为人所知的事实,写下记录。

就时间跨度上说,收录最早的影像,是1860年代经历太平天国战火的江南,而最晚的影像,则是《再见,我的卢湾时光》一组特稿中,2005年9月上海科技出版社搬离卢湾的场景。而就本人来说,对于“卢湾时光”一组特稿及照片,特别欣赏。2011年上海宣布卢湾、黄浦两区合并,成立新的黄浦区。在卢湾作为一个行政区划的名字停用一周年之际,《再见,我的卢湾时光》将卢湾旧影以及一批著名摄影师记录的卢湾瞬间和人们回忆卢湾生活、工作的往事,收藏在《民间影像》里。那些法国梧桐掩映的弄堂,石库门房子老虎天窗里,孩子们旧时所见到的月影,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淮国旧”——淮海路上著名的旧货寄售商店,等等,全都在岁月流过后,重又浮现在眼前。

就地域分布而言,这本丛刊涉及东西南北中大半个中国。其涉及领域广泛,但又充满细节,杂而有趣,很好地平衡了广度和深度的关系。

《鲁迅生前最后留影》等,虽然反映的是我国现代文艺界重要的历史时刻,可由于当事人亲历的细节表述,以及私人的民间影像佐证,令人掩卷长思。

“在一个日新月异、急速变化的时代,在一个纸媒日渐萧条、远离阅读的时代,一个偶然的原因,《民间影像》(第一辑)摆在了面前。这是一种进行跨地域、跨学科史料抢救的丛刊,以第一手的历史影像为线索,来呈现一个个历史片段。关注细节,关注过程,关注日常生活。”诚如这本丛刊在开场白《我们开始了》中所言,“我们并没有准备好,却必须开始,因为已经迟了十年。”

直至十多年以后的今时今日,《民间影像》(第一辑)才能够应时应运而生。为其撰稿的,既有专门的历史研究人员、资深报人,又有名人之后,及一大批各领域的资深专家,使得内容的丰富性得到极大提升,提供了过去宏大叙事传统里难得一见的历史细节,成为一个值得细品与收藏的系列丛刊。■